

包公奇傳

上

出版前言

包公至少有 100 张面孔。

一个脸色发黑、怒目永远圆睁，明察人间隐曲使得神鬼也都敬畏的圣人包公，是我们都熟悉的包公；

一个无欲无私、公正无比，一辈子同坏人坏事无休无止作斗争的青天包公，是我们都敬仰的包公。

一个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清贫刻板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的清官包公，是我们都喜欢的包公。

那么，一个确实有些傻的包公呢？

一个到处瞎碰的包公呢？

一个菩萨似的包公呢？

一个善于讨好皇帝的包公呢？

一个离开别人就一事无成的包公呢？

一个富得惊人的包公呢？

一个热衷于武林人事的包公呢？

.....

看过这本《包公奇传》，答案就有了。

目 录

- 第 一 回 设阴谋临生换太子 (1)
奋侠义替死救皇妃
- 第 二 回 遇奇灾井中得古镜 (13)
学文业塾内延名师
- 第 三 回 赶程途错投金龙寺 (23)
缺路费巧到隐逸村
- 第 四 回 除妖魅文正公联姻 (34)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 第 五 回 墨斗剖明皮熊定案 (44)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 第 六 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55)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 第 七 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68)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第 八 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81)
第 九 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90)
第 十 回	买猪头书生遭横祸 扮花子勇士获凶徒	 (102)
第 十 一 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113)
第 十 二 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124)
第 十 三 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135)
第 十 四 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暗擒安乐侯	 (145)
第 十 五 回	斩庞昆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155)
第 十 六 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164)
第 十 七 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会狄妃	 (176)
第 十 八 回	妻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185)
第 十 九 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196)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207)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218)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弹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228)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236)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颠疯 贪多金屈胡子丧命	 (245)
第二十五回	还魂白氏阴错阳差 附体屈申醉生梦死	 (254)
第二十六回	察理聆音贤愚立辨 相形鉴貌男女不分	 (265)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展昭祭祖	 (275)
第二十八回	日赴荡南护卫存疑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284)

第一回 设阴谋临生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妃

且说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众将立宋太祖为君，宋朝江山一统，累代相传，至太宗、真宗，四海升平，八方安静，国泰民安。

一日，早朝，文、武班齐，有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缮图形一张，谨呈御览。”

真宗看罢，笑道：“朕观此图，虽则上天垂象，但朕并无储君，有何不利之处？卿且归班，朕自有道理。”

驾回后宫，真宗郁郁不乐，暗自想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在二妃身上不成？”

才要宣召二妃见驾，谁想二妃不宣自至。

二人参驾已毕，跪奏道：“今乃中秋佳节，妃子等已将酒宴预备在御园之内，恭请圣驾今晚赏月。”真宗大喜，即同二妃来至御园。

但见那秋色悠悠，香花馥馥，不禁心旷神怡。真宗赏玩多时，进了宝殿，归入御座，真宗开怀畅饮，对二妃道：“今有钦天监文彦博具奏说：‘现时天狗星犯阙，恐与储君不利。’朕虽乏嗣，且喜二妃俱各身怀有娠，不知将来谁先谁后，是

男是女：上天既然垂象，朕每人各赐玉玺龙袱一个，可以镇压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对，内各藏九曲珍珠一颗，善能辟邪，今二妃各赐一枚，将姓氏、宫名镌在上面，随身佩带，以除邪祟。”李、刘二妃听了，连忙谢恩。

接着，二妃又吩咐摆宴，安席进酒。登时，音乐迭奏，彩戏俱陈。到了晚间，皓月当空，明星灿烂，照得满园如同白昼。

真宗饮至半酣，只见首领太监陈林捧了金丸跪进御前。天子接来细看，见金丸上面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

真宗接过，即将金丸赐了二妃。

二妃跪领，钦遵佩带后，每人各献金爵三杯。真宗并不推辞，一一饮了，不觉大醉，笑道：“二妃如有生太子者，朕即立为正宫。”

真宗这一席醉后之言本来并不要紧，谁知却生出无限的事端。皆因刘妃心地不端，久存嫉妒；今一闻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为正宫。何况李妃居左，自己居右呢！

自那日归宫后，这刘妃便与亲信太监总理都堂郭槐暗暗铺谋设计，要陷害李妃。

谁知一旁有个宫女，名唤寇珠，乃是刘妃承御之宫女。此女虽是刘妃的心腹，然而却为人正直，素怀忠烈，见刘妃与郭槐计议，便各处留神，悄悄窥探。

且说郭槐奉刘妃之命，派了心腹亲随，找了个守喜婆尤氏，与她结为兄妹，时常亲密。这婆子如何禁得起有总理都堂的哥哥，乐得屁滚尿流；又把自己的男人托付了郭槐，也做了承喜郎了。古时原有此例，女人既做御前守喜婆，他的男人便可攀附做个承喜郎。

这一日，郭槐与尤氏密密商量，将刘妃要害李妃之事细细说了：“你若能够设计害了李妃，将来刘妃生下太子，你便受无穷的富贵。”

婆子闻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对郭槐说：“如此如此……”

郭槐闻听，连声夸好，又叮咛嘱咐了一番。婆子满口应承，郭槐给了她好些东西。婆子欢欢喜喜而去。郭槐进了金华宫，将定的计谋暗暗回禀了刘妃。

光阴似箭，不觉到了次年三月，真宗驾幸玉宸宫看视李妃。

李妃参驾毕，真宗与李妃闲谈，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宫御弟八千岁的寿辰，便派首领太监陈林前往御园采办果品与八千岁祝寿。

此时，李妃双眉紧蹙，一时腹痛难禁，真宗知道是要分娩，立刻起驾出宫，急宣刘妃带领守喜婆前来守喜。

刘妃奉旨，先往玉宸宫而来，郭槐即刻告诉尤婆。尤婆早已预备妥当，双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

盒内究竟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只剥去皮的狸猫，血淋淋、光油油的。他二人来至玉宸宫内，别人以为盒内是吃食等物，况且由郭槐亲自捧定，谁敢拦阻查验，竟自昂然进宫去了。

恰好李妃临蓐，刚刚分娩，一时血晕，人事不知，刘妃同郭槐、尤氏做开了手脚，趁着忙乱之际，将狸猫提出放下，把太子就用那龙袱包裹，放入盒内，抱出玉宸宫，直奔金华宫而来。刘妃早把寇珠吩咐明白，立刻用了藤盒暗藏太子，叫她提到销金亭，用裙带勒死，丢在金水桥下。

寇珠不敢不应，惟恐派了别人，此事更为不妥；只得提

了藤盒，出凤右门，至昭德门外，直奔至销金亭上，忙将藤盒打开细看。

只见玉玺龙袱裹定太子，安然无恙，寇珠暗暗念佛，连忙抱在怀中，心中暗想：“圣上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遇奸计，叫我在此处谋死太子，我若不应，又恐派了别人，此事反为不美，如今虽把太子救出，却又放在何处呢？”

寇珠左思右想，实在为难，不由的珠泪盈腮，道：“事已如此，我也说不得了，莫若抱着太子，一同投水而死，尽我一点忠心罢了！”想罢，抱着太子，刚出销金亭，只见那边来了一人，不觉吓了一跳，才待转身隐藏，复又仔细看时，满心欢喜道：“太子有救了！”

原来此人正是素怀忠义的陈林。只因奉旨到御园采办果品，手提着金丝累就闹龙妆盒，迎面而来；一见寇宫女怀抱小儿，细问原由。

寇珠将始末情节说了一遍。陈林闻听，吃惊不小。又见有玉玺龙袱为证。二人连忙转入销金亭上，不待商量，顺手将妆盒打开，把太子装入里面，刚刚盛得下。寇宫女道：“这丝累妆盒虽然透气，闷不死太子，但只一件，倘有人擅敢开看，漏了机关，如何是好？”

陈林听了点头道：“亏你提醒，咱家倒有皇封，将盒封好，谁敢私自开看？”

二人离了销金亭，寇宫女急忙回宫复命。陈林手捧妆盒，直往禁门而来。正走之间，只见迎面来了一人，却是郭槐，上前拦住道：“且不要走，刘娘娘宣你，有话面问，快些进去。”陈林听了，只得进宫参见刘妃，将妆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刘妃一言不发，手擎茶杯，慢慢吃茶，半晌方问道：“你捧此盒往哪里去？并且上面有皇封，是何缘故？”陈林奏道：“奴



陈
林

才奉旨采办果品与八千岁上寿，故有皇封，非奴才擅敢自专。”

刘妃瞧了瞧妆盒，又看了看陈林，复问道：“里面可有夹带？从实说来。倘有虚假，你便吃罪不起！”陈林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驾前怎敢撒谎？娘娘若是不信，请揭去皇封，当面验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

刘妃见此情景，连忙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也不知规矩么？”陈林叩头说：“不敢，不敢。”

刘妃沉吟半晌，因知明日果是八千岁的寿辰，便说道：“既是如此，去吧。”陈林立起身来，手擎妆盒，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道：“回来！”陈林只得转身。刘妃又把陈林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面上形色丝毫不动，方慢慢说道：“去吧。”

陈林离了金华宫，出了禁门，倒觉心内乱跳。这又急急忙忙奔到南清宫内，传言圣旨到了。八千岁接入内殿，将盒供奉上面，行礼已毕，因陈林是奉命钦差，才待赐坐，只见陈林扑簌簌泪流满面，八千岁一见，好生诧异，便问道：“这是为何？”

陈林眼往左右一看，八千岁早已明白，吩咐左右回避了。陈林见无人，双膝跪倒，放声大哭，便将刘妃定计暗害李妃，多亏寇珠抱出太子并将太子托付给他以及救出太子的情由细述一遍。

八千岁便问：“你怎么就知必是太子？”

陈林说：“现有龙袱包定。”

八千岁闻听，急忙将妆盒打开，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龙袱。只听太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仿佛诉苦一般。王爷急忙抱入内室，并叫陈林随入，面见狄妃，又将原由说了一遍。大家商议，将太子暂寄南清宫抚养，俟朝廷诸事安定后，再作道理。

狄妃忙将玉玺龙袂与太子换了，好好收藏，陈林见诸事妥帖，告别回朝复命。

这一边刘妃已将李妃产生妖孽之事奏明圣上。真宗大怒，又想起文彦博所奏，谁知应在李妃身上，立刻将李妃贬入寒宫下苑，随后加封刘妃为玉宸宫贵妃。

可怜无辜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谁申诉？幸喜寒宫的总管秦凤为人忠诚，素与郭槐不睦，已料此事有些蹊跷，今见李妃哀哀欲绝，便百般安慰，又吩咐心腹小太监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这个余忠更有奇异之处，他的面貌竟是酷似李妃的玉容。

且说刘妃见此计已成，满心欢喜，暗暗的重赏了郭槐与尤氏，并叫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满足，瓜熟蒂落，恰恰也生了一位太子。

真宗大喜，即将刘妃立为正宫，颁行天下。刘后就着尤氏为掌院，寇珠为玉清宫承御。

谁想乐极生悲，过了六个年头，刘后所生之子将近七岁时，身染重病，呜呼哀哉了。真宗大恸，自叹半生乏嗣，好不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因此伤心过度，竟连日未能视朝。

这日，八千岁进宫问安，真宗问及：“世子共有几个，年纪多大？”八千岁一一奏明，说是三世子恰好也是七岁。真宗闻听大悦，立刻宣召进宫。

这一召见，甚合了八千岁的心意，暗暗说道：“好了！太子可要出头了，真是苍天有眼，但不知圣上见了太子如何？”

不多时，宁总管领了三世子来至御榻之前，真宗仔细观看，见他不但礼数安详，最奇怪的是面貌态度，与自己分毫不差。

真宗唤他至跟前，问了数语，三世子应对如流，真宗甚

喜，因此一乐，病就差不多好了。即传旨将三世子承嗣，封为东宫守缺太子。八千岁谢恩，并保举陈林守护太子。真宗允奏，即封陈林为东宫的总管。便传陈林带着小太子朝见刘后，并各宫看视。

陈林领旨，引着太子先到了昭阳正院，刘后见太子面庞生的仿佛真宗一般，又似李妃面貌，心中暗暗诧异。陈林又奏明：“奉旨要到各宫看视。”刘后说：“既是如此，你就引着去各宫看视完了再领来，我还要问话呢！”陈林连忙答应，领着太子去各宫朝见。

路过寒宫，陈林便向太子说道：“这寒宫是李娘娘。”太子问道：“为何住寒宫呢？”陈林便将其产生怪物，圣上贬入寒宫之事述了，并说：“李娘娘是最贤德的。”太子闻听产生怪物之言，心中就有几分不信，便要进去看视，恰值秦凤走出宫来。

陈林素与秦凤是最投机的，急忙迎上前去，将狸猫换太子之事，悄悄说明。秦凤听了，满心欢喜，赶上前见了太子，转身导引朝见李娘娘。

李娘娘一见太子，不由得心中一动，落下泪来，太子见李娘娘，也不由泪流满面；这正是母子连心，概不由人。陈林在旁看了，心内着忙，急将太子领出，仍回正宫而来。

刘后正在宫中默默细想，忽见太子进宫，面有泪痕，便追问何故。太子幼小，不能隐瞒，便说：“适才从寒宫看见李妃形容憔悴，实实不忍，因此落泪，并恳求母后以后有机会在皇父跟前解劝解劝，使她脱了沉埋方好，以慰孩儿凄惋。”说着说着，便跪下去了。

刘后听了，心内一惊，便忙用手搀起，假意夸赞：“好个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得便必说就是了。”

她心中暗想：“方才太子进宫，猛然一见，好象李妃的形景；何至见了李妃之后，就在我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太子，并未勒死么？”因此转想：“曾记那年有陈林手提妆盒从御园而来，难道寇珠这贱人竟擅自将太子交与陈林带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须拷问寇珠，便知分晓。”

刘后将寇珠唤来，剥去衣服，细细拷问。

寇珠说的，与当初言语一字不差。刘后闻听，越发恼怒，便召陈林前来，当面对质，亦无异词。

刘后无奈，暗说：“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陈林掌刑拷问寇珠？两人做的事，如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说的道理？”便叫陈林掌刑苦苦拷问。

刘后虽是如此的狠毒，哪知横了心的寇珠，宁死不招。可怜她柔弱娇躯，被打得身无完肤，也无有一字招承。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有圣旨来宣陈林。刘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马脚，只得打发陈林去了。寇宫女见陈林已去，便寻机撞阶而死。刘后吩咐将尸首抬出悄悄掩埋。

刘后逼死了寇珠不敢启奏，也不能追究了，便更转恨李妃，悄悄与郭槐计议，密查李妃嫌隙，必须将她置之死地方休。

且说李娘娘自见太子之后，每日伤感，多亏秦凤百般劝慰，暗将刘妃与郭槐定的奸谋，一一奏明，李娘娘听了如梦方醒，欢喜不尽，因此每夜烧香，祈保太子平安。此事却被奸人访着，暗在真宗驾前启奏说：“李妃心中怨恨，每夜烧香诅咒，心怀不善，情实难容。”

真宗大怒，即赐白绫七尺，立时赐死。谁知此旨尚未传出，早已被人知道，暗暗透信于寒宫。秦凤一闻此言，只吓

得胆裂魂飞，忙忙启知李娘娘。李娘娘闻听，登时惊得昏了过去。

正在忙乱之际，只见余忠赶至，说：“事不宜迟，快将娘娘衣服脱下与我穿了，余忠情愿替娘娘一死！”

李妃苏醒过来，一闻此言，只哭得哽气倒噎，如何还说的出话来。

余忠不容分说，自己摘下花帽，扯下网巾，将发散开，挽了一个辘儿；又将自己衣服脱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把衣服赐下。

秦凤见他如此忠诚，只得横了心肠，一旁催促娘娘更衣。娘娘不得已将衣脱下与余忠换了，哭着说道：“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了！”说罢，又昏了过去。

秦凤不敢耽延，忙将李娘娘移往下房去了，装做余忠卧病在床。刚刚收拾完毕，只见圣旨已到，钦派孟彩娥验看。秦凤连忙迎出，让至偏殿暂坐，又说：“候娘娘宾天后，请贵人验看就是了。”孟彩娥一来年轻，不敢细看；二来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惨亡，不胜悲叹，如何想到是他人替死呢？

不多时，报道：“娘娘业已宾天了，请贵人验看。”孟彩娥闻听，早已泪流满面，哪里还能进前细看，不过远远一望，便吩咐：“尔等用心看守，我今回复圣旨之后，再遵仪注办理。”

等待诸事已毕，秦凤回明郭槐说：“我的义子余忠病体沉重，实难痊愈；恐污禁地，理宜抬出。”郭槐原与秦凤师徒不睦，今闻余忠卧病不起，正好去了秦凤的膀臂，正中心怀，便不容他调养，立刻逐出，回籍为民。

秦凤将假余忠抬出禁苑，派心腹送至陈州家内去了。

从此秦凤踽踽凉凉，凄凄惨惨。这日晚间，正在悲伤，只见宫内四面火起，人声鼎沸。谁不打点细软，各自逃生？惟

有秦凤早已明白此事是郭槐之计，一来斩草除根，二来公报私仇，我纵然逃出性命，也难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以了此生！竟甘心瞑目烧死在寒宫之内。

从此刘后与郭槐安心乐意，以为再无后患了。太子不知道自己的原委，陈林虽则知道其中就里，他却不知余忠替李娘娘死之事。以为只要太子平安，诸事留神谨慎，一不负钦派总理东宫；二不负八千岁一番保举，也就无事了。

且说宋真宗年间，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内有个包家村，村中有个包员外，名怀，家道巨富，良田千顷，为人乐善好施，安分守己，人称“包百万”。

包怀原是谨慎之人，既是有“百万”之称，惟恐担当不起，又难拦阻众人，只得将包家村改为小包村，以示谦和、不敢当的意思。其妻姓周，夫妻二人皆在四旬以外，所生二子：长子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才经满月；次子包海，娶妻李氏，尚无儿女。

他弟兄两个虽是同胞所生，禀性却不相同：大儿子包山为人忠厚老成，妻子王氏也贤德有余；二儿子包海为人尖酸刻薄，偏偏妻子李氏又是心地不端。亏得老员外持家有法，规范颇严；又喜得大儿子凡事宽和，诸般逊让，叫二儿子再也说不出话来。就是妯娌之间，王氏也是从容和顺，在小婢跟前毫不较量；李氏纵然刁悍，也难以施展。因此，家庭甚是和睦。父子兄弟，春耕秋收，务农为业，共乐天年。

不意周氏年纪已过四旬，忽然怀孕在身。人家老来得子，自有欢喜的，包员外却是闷闷不乐。

“我夫妻皆是将近五旬，已有两个儿子，且儿子又已娶妻生子，如今内人忽又养起儿女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再者，内人偌大年纪，今又生产，身体未免受损；何况生产之后，乳

哺三年，如何禁得住呢？”每日里忧愁，这包员外竟以此事时刻挂怀。

这一日，包员外独坐书房，正心内踌躇此事，不觉困倦起来。

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音乐悠扬，猛然间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一个怪物：头生双角，青脸红发，毗牙瞪眼，左手拿着一个金锭，右手执着一管朱笔，跳着舞直奔自己而来。

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忽见丫环慌慌张张掀帘而入，报道：

“员外！大喜了，大喜了！方才太太生了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报。”

包员外不听则可，一听，只吓得抖衣而战。